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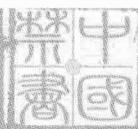
绣像私藏版

中国禁书文库

马松源◎主编



线装书局



目 录

第三篇 康生藏书

《蝴蝶杯》

- | | | |
|-----|----------------------|--------|
| 第一回 | 游龟山避暑乘凉
闯祸端怒打不平 | (1313) |
| 第二回 | 总督县衙搜凶手
玉川避祸藏渔舟 | (1317) |
| 第三回 | 诉冤情司马兵退
赠宝杯暗约婚姻 | (1321) |
| 第四回 | 胡凤莲帅堂诉冤
遵圣旨卢林征讨 | (1326) |
| 第五回 | 玉川偶遇徐府院
卢帅被救感恩情 | (1331) |
| 第六回 | 拜华堂二美成亲
入罗帷真情吐露 | (1335) |
| 第七回 | 拜堂封官团圆聚
董叛掳掠困雁门 | (1339) |
| 第八回 | 求救被害于三好
出险入险艾善人 | (1343) |
| 第九回 | 戚帅被擒艾公遭难
海瑞私访玉川出征 | (1348) |





第十回 平叛逆回朝加封赠 (1352)
喜团圆阖家共欣忭

《梧桐影》

第一回 止淫风借淫事说法 (1359)
谈色事就色欲开端

第二回 和尚诱佳人寺内奸淫 (1362)
太守贾拈香放出书生

第三回 一怪眼前知恶孽 (1366)
两铁面力砥狂澜

第四回 顽童削发从师学术 (1369)
稚子辞娘入伙为优

第五回 雏儿逢淫妇不觉消魂 (1375)
秃子扮西商居然得意

第六回 一霎风流是他还是我 (1379)
几宵恩爱看看我是谁

第七回 一介是小户多情债主 (1384)
一个是大家薄幸替身

第八回 贞妇淫秃认是好姻缘 (1388)
痴娼狂那知是真孽障

第九回 御史私行轿夫漏风声 (1393)
老僧多嘴淫孽难藏影

第十回 不苛二女藏羞徒他郡 (1397)
法无轻贷两孽入重泉

第十一回 鬼声自笑终当共润 (1401)
魅影人遣更伏天刑

第十二回 虎丘山因梦题诗句 (1406)
长安道遇仙识往因

《空空幻》

- 第一回 戒色欲苦箴良友 (1411)
入幻境巧化才人
- 第二回 寓名园始盟淑女 (1419)
泊孤舟又遇佳人
- 第三回 扣朱扉潜来绝色 (1428)
宿绣衾始露真形
- 第四回 赴文社一人压众 (1438)
听琴声二美谐欢
- 第五回 吮春丸鏖战群尼 (1447)
遇仙姿网图双艳
- 第六回 一幅画巧谐美事 (1455)
三杯酒强度春风
- 第七回 幸中幸得美遇仙 (1464)
才怜才惊诗赴考
- 第八回 逢劲敌梦恋三更 (1473)
会佳期图全十美
- 第九回 访故人水流云散 (1482)
睹音书肠断魂消
- 第十回 适维扬空怀旧约 (1493)
至武林喜订新盟
- 第十一回 吉变凶风波不定 (1503)
怨装恩云雨怀仇
- 第十二回 赋落花良朋示鉴 (1512)
叹偿淫佳耦失贞
- 第十三回 欲拗法痴心割爱 (1521)
愿为僧肆意狂淫
- 第十四回 进忠言迷途不悟 (1530)
败奸谋法网难逃



- 第十五回 因诉冤刑加极恶 (1539)
 为报淫笔判投生
- 第十六回 空幻中果报既昭 (1547)
 鸚鵡唤大梦始觉

第四篇 郑振铎藏书

《合浦珠》

- 合浦珠序 (1559)
- 第一回 (1560)
- 第二回 (1565)
- 第三回 (1570)
- 第四回 (1577)
- 第五回 (1584)
- 第六回 (1591)
- 第七回 (1597)
- 第八回 (1604)
- 第九回 (1609)
- 第十回 (1615)
- 第十一回 (1621)
- 第十二回 (1629)
- 第十三回 (1636)
- 第十四回 (1643)
- 第十五回 (1651)
- 第十六回 (1659)

《听月楼》

- 第一回 月楼仙迹 艳妾专房 (1667)



- 第二回 见姨惊美 拘礼辞婚 (1671)
- 第三回 游园偷情 寻香召畔 (1675)
- 第四回 拜寿留妹 玩诗逼归 (1679)
- 第五回 训女遗笺 妒姬作祟 (1683)
- 第六回 拷逼掌珠 怒伤切感 (1687)
- 第七回 讨诱老拙 珠拾江心 (1691)
- 第八回 痴生染病 义友央媒 (1695)
- 第九回 面许朱陈 硬写绝据 (1699)
- 第十回 听月题诗 引生遇故 (1703)
- 第十一回 访美探楼 遇婢破梦 (1707)
- 第十二回 巧试佳人 戏捺书生 (1711)
- 第十三回 许姻倩笔 赴选登科 (1715)
- 第十四回 奸相逼婚 怨女离魂 (1719)
- 第十五回 新诗免罪 旧好露奸 (1723)
- 第十六回 谪官怜女 还珠见母 (1727)
- 第十七回 误认岳丈 错逢嫖母 (1731)
- 第十八回 困园逾墙 完姻拒婿 (1735)
- 第十九回 正言规友 当道锄奸 (1739)
- 第二十回 风散浮云 情圆听月 (1743)



中国禁书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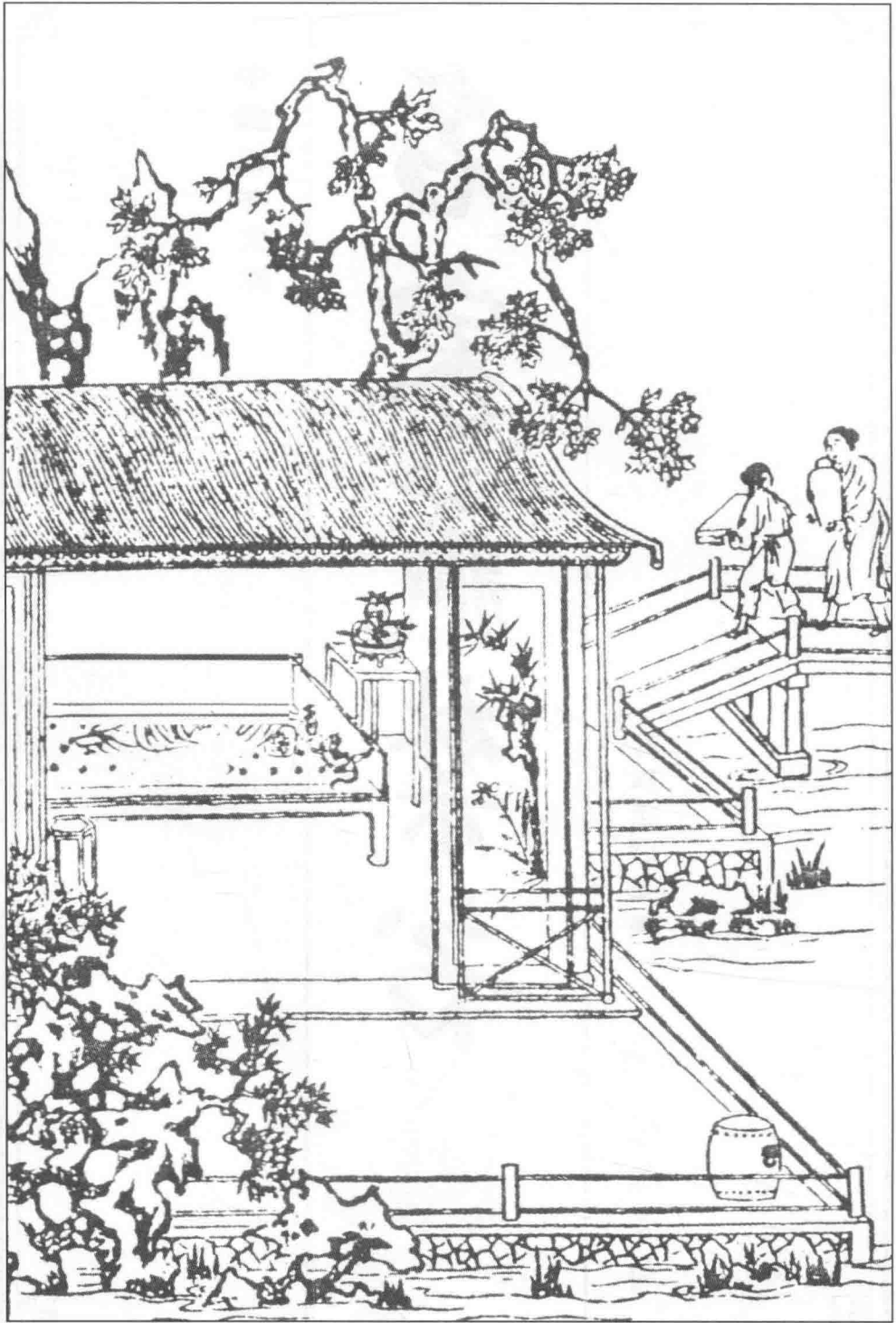
名家藏禁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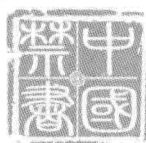
马松源◎主编



线装书局



康生藏书



第三篇



蝴蝶杯

—清—儲仁遜撰





第一回 游龟山避暑乘凉 闯祸端怒打不平

倚势欺民太不良，偶遇玉川问短长。

群奴仗主逞凶恶，打伤劣少逃过江。

四句闲言叙过。话进大明天子万历皇爷登极以来，各国进贡，四方安靖。一日，皇爷朝驾登九五，只见黄门官跪拜，口尊：“万岁，臣启吾主，昨日乃系元宵佳节。灯烛无光，京都地震山摇。”皇爷闻奏，遂宣钦天监上殿相问。监正官姜瑞鸿奏曰：“月烛无光，地震山摇，当主两处反乱。”皇爷闻奏曰：“以待后验。”遂即朝散。

且言山西太原府有一位田云山，文才甚佳，胸藏锦秀，身中黄榜进士，官居江夏县知县。夫人曾氏所生一子，名田车，字玉川，相貌文秀，自幼聪慧，习就文武兼全。自十七岁入黄门，随父到任，仍读诗书。时逢夏令，天气炎热，公子心中闷倦，闲暇无事，心欲往龟山避暑玩景，怀揣蝴蝶杯走出县衙，望龟山而来。一路行来，不一时来至龟山。只见青山叠翠，绿柳成阴，百鸟喧鸣，翠柏苍松，密密森森。江中鱼船来往撒网，红男绿女皆奔龟山前乘凉。真是幽雅避暑之处。

且言江中有一鱼船，渔翁姓胡名宴，不幸其妻早已亡故，膝下只有一女，名唤风莲，年方一十六岁，生得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聪明伶俐过人，每日随父在船中打鱼度日。此日天气晴朗，江中无风。父女二人把鱼网撒在江中。不一刻，胡翁见网内沉重，必有大鱼，忙唤女儿把船拢岸。风莲忙把船拢岸，抬头一看，见网内打着一鱼，是人头鱼身，心中一惊，忙呼：“爹爹快撒手，放他去罢！”胡翁问：“好容易打上此鱼，为甚么把他放了？”胡风莲口呼：“爹爹，此是怪鱼，乃是不祥之兆，恐与咱父女有不吉之处，放了为妙。女儿夜间偶得一梦，未敢向父言说。所梦者就是此怪鱼蹦上船来，把父亲推在江中。不祥之兆莫非应在此鱼身上？还是放了好。”胡翁闻言笑说：“你是不认得此鱼，此鱼名是娃娃鱼，就是众鱼船上人最难打着此鱼。若讲梦



兆，我又不是读书之家，那来的这些之乎者也？我等打鱼之家，盼望打着大鱼才有度用。好容易打着大鱼就要放了，动不动的就讲梦。我是一福压百祸，你休讲那春梦！”风莲姐说：“此系异怪鱼，恐无人敢买。”胡翁说：“若遇富豪之家见此鱼，买了去放在池中，闷时赏玩。我无非多卖几串钱。”遂把鱼放在筐中，携着鱼筐登岸。风莲姐口呼：“爹爹早些回来，免女儿挂心。”胡翁说：“不早回来，难道就死在外边？真乃少调失教！”言罢徉徜而去。风莲见父已去，不由眼中落泪，心中暗想：“父亲不听谏言，反被其辱，令人羞愧煞也！”

不言胡翁父女之事。且言万历皇爷临早朝，驾升九王，龙门闪放，闾朝文武大臣朝参已毕，文东武西，各归班中。只见太师张居正出班，俯伏金阙，口呼：“万岁，臣有本奏上。”皇爷问：“有本奏来。”张居正奏曰：“现有朵思叛贼董狐狸，侵犯吾主北界雁门关一带地方。”皇爷问：“此贼搅扰朕当边界，以何人前去征讨？”太师奏曰：“戚广基久守蓟州，广得人心。若带兵前去平贼，必大获全胜。”皇爷曰：“依卿听奏，朕即传旨。”一言未了，只见右都御史冯保、左都御史海瑞二人跪伏金阙，口呼：“万岁，现有南溪洞苗蛮造反，侵占数处地方，官兵屡战不胜。”遂把告急文书呈上。皇爷览表沉吟，暗想：“正应地震山摇之兆。”遂问：“海爱卿久守南界，必晓苗蛮之虚实。当饬何人去征伐？”海瑞奏曰：“苗蛮不种田苗，广积金银财宝；山路崎岖险峻，官兵实难除之。若前去征伐，除非令湖北武昌府两湖总督卢林，幼年习就文武全才，兵书战策，可任平蛮之命。”皇爷准奏，降下旨意，宣召两湖总督卢林挂印为帅，右营司马唐让为前部先锋，武昌府管理押运粮草，旨到即刻起程。又降旨：“戚爱卿：封卿为雁门关总帅。现有朵思王、董狐狸扰害百姓，侵占疆土，令卿速赴教军场挑选兵马，前去征伐。破虏之后，加级封赏。”戚广基谢恩，众臣皆退朝散去。

慢表戚帅挑选兵马前去征伐北虏。且言武昌府总督卢林，文武双全，英勇无比。现年五十余岁，膝下一子一女：一子名士宽，年一十八岁，女名凤英，年方一十六岁，美貌无比，贤惠无双。士宽生来不习诗文，专好浪荡胡行，生性骄傲，或游逛妓院，就是驾鹰弄犬。这日闲暇无事，呼唤“小子们快来。”只见有二十名家将，闻唤忙忙来至近前，单腿打手，口呼：“大爷，唤我小子们那边使用？”士宽说：“带有赛虎犬，你们随大爷我到龟山游玩避暑。”众家将问：“大爷可是坐轿，可是乘马？吩咐下去好预备。”卢士宽闻言说：“不用轿马，多带酒肴，步行龟山乘凉。”众多家将遵命，各各洋洋得意，抬着酒肴食盒，有架着鹰的，牵着犬的，一齐出离府门，竟奔龟山而来。



且言老渔翁胡宴，手提鱼筐走在龟山，吆喝买大鱼。只见一伙人近前问：“你这老汉卖的是什么鱼？拿来我家大爷要看看。”胡翁遂把鱼递与家将，便道：“拿过去请看，比不得寻常之鱼。”家将说：“你往后些站。”胡翁笑道：“只要大爷爱惜此鱼，何论价值高低？”家将闻言骂道：“你这瞎眼的老狗，大爷爱要竟敢要钱！你就当奉送与大爷才对！”胡翁说：“若把鱼送与你家大爷，我一家就该喝风不成？”家丁喝道：“你这老东西，我家大爷不难为你，赏你二百文铜钱，到帅府去领。”胡翁说：“我打鱼为业，无闲工夫，不能赊帐。价钱不敷我是不卖。”家丁说：“你当真不赊帐吗？”胡翁说：“实在不能赊帐。”家丁骂道：“你这老狗，不识好歹、不知进退的东西！”卢士宽说：“令他拿了去！”遂把鱼往地上一摔，被大犬一口咬死。胡翁一见，连忙跑近前抢鱼，被大犬将手咬坏，鲜血淋漓，疼痛不止。胡翁哭喊说：“你就是大爷就不讲理吗？快赔我的鱼罢！”卢士宽闻言大怒，喝道：“好一老狗，你在这武昌府访问访问，谁敢逆言冲撞。你竟敢冲撞你家少爷！”遂吩咐家丁：“拉他下去，打他四十皮鞭！”众家丁遵命，闯上来按倒胡翁，用皮鞭乱抽。只抽的胡翁叫喊连天，竟打的皮破肉绽，血水崩流。

且言田玉川正在龟山闲游，看的明白，心中暗想：“世上竟有这不讲理之事！”遂上前分开众多恶奴说：“列位停手，不必打了！”众家丁见是一少年前来讲情，说：“打他不打他与你何干？难道你替他挨打吗？”田玉川无暇答言，忙走至卢士宽面前，口乎：“少爷请了。”卢士宽问：“你是甚么人，敢来答话。”田玉川说：“这老者若大年纪，不赔他的鱼到也罢了，况且又打他一身伤。倘若将他性命损伤，反为不美，岂不是倚势欺人吗？”士宽怒问：“你是那里来的？敢来多言多事。就是打死他，有你少爷作主！”田玉川说：“我乃江夏县知县之公子田玉川是也。”卢士宽闻言说：“好一小小知县之犬子，竟敢前来放肆！尔如飞蛾投火，你莫非替他挨打，自寻其死？尔如粪堆之草，怎比俺丹桂。”田玉川说：“你休要出口伤人！凡事理同天下，岂以势力压人？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士宽问：“你家少爷有何罪？”田玉川说：“你仗势抢夺民鱼，纵犬伤人，反喝令恶奴毒打老翁，岂不是罪？”士宽怒说：“我父乃是两湖总督，难道不如你父七品知县？我纵犬伤人也是有的。喝令打此老狗，只当取笑。把他打死，你不过看着我！”田玉川怒道：“恐老天不容你这劣货！”众恶奴见此光景，不由怒气冲冲，齐声说：“打！打！打！”各各卷袖攢拳，怒目瞪眼，咬牙切齿。田玉川见他主仆等不讲理，横行霸道，不由一阵心头火起，大骂：“你这群狗娘养的贼子！倚仗势力欺虐百



姓，人人得而诛之！我田某有何惧哉！”卢士宽一闻田玉川之言，不由怒气攻心，遂把恶犬撒出。恶犬照着田玉川扑来，田玉川见犬临近，不慌不忙，使个泰山压顶式，一拳打去，正中犬的顶门，只打的恶犬栽了两栽、晃了两晃，“噗嗤”一声，四足朝天，死于非命。众家丁一见把犬打死，齐说：“不好了！把犬打死了！”卢士宽闻言大怒，喝道：“还不一齐下手，等待何时？”众恶奴闻言一齐闯上来，抡拳就打。田玉川微微冷笑，近前迎抵。不一刻工夫，打倒七八个恶奴。卢士宽见众家人不是田玉川的抵手，自己乃是将门之子，略通武艺，不由气往上撞，遂即赶奔近前，向田玉川动手撕斗。未及三合，被田玉川一拳打倒在地，复又以脚踏在项上，又打了数拳。众家丁一见，心中大吓，近前抢护，招招架架，一溜歪斜，一阵乱跑逃去。田玉川见豪奴等逃跑，并不追赶，回头见渔翁口内“哼咳”不止，卧地不起，近前问渔翁曰：“你这老汉还不回去吗？”胡翁曰：“小老儿被他们打的站不起来了。”玉川闻言，忙把胡翁扶起。胡翁含泪曰：“多蒙相公救我不死。活命之恩，日后小老儿必然报答。”言罢蹒跚回船去了。

且言众恶奴搀扶卢士宽走至江边，一声吩咐：“船户们听真，今有县衙知县之子将总督打伤，千万不可渡他过江！那个渡他过江，查访出来拿到帅府，按违命问罪！”吩咐已毕，过江回衙去了。

再言田玉川走至江边，一声呼唤：“船家渡我过江。”那些船户说道：“今有总督公子吩咐我等，不准渡公子过江，若渡公子过江，治我等之罪。公子再设法去罢。”玉川再问，各船户皆不答言。自思：“船家不渡我过江，必是这恶豪们回到他帅府领军兵来拿我。不如且到龟山上再作道理。”

且言胡风莲独自一人在鱼船上，心神不安，坐卧不宁。自清晨直到午后，不见父亲回船，心中纳闷，站在船上向远处了望。猛见父亲踉踉跄跄踱了来。即临且近，见父亲眼含痛泪，“哼咳”不止，声声呼唤：“女儿呀女儿，快快搀扶为父上船。”风莲见父浑身是血，满面青肿，不由的心中大惊。不知后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总督县衙搜凶手 玉川避祸藏渔舟

万般出在命里该，人生何须巧安排。

只望打鱼求利息，命归黄泉再不来。

话表胡风莲见父亲如此狼狈不堪，忙问：“爹爹，这是为何？”胡翁咳声说：“女儿，快搀父上船再说。”风莲忙忙搀扶上了船。胡风莲又问曰：“爹爹，因何被人打的这等模样？”胡翁见问，一手拉住女儿，含泪说：“一言难尽。总督之子买鱼不给钱，放犬咬死鱼。为父被犬咬伤了手，反挨他一顿皮鞭，疼痛不止。多亏县太爷之公子上前，以好言解劝。这狂徒心中不服，大骂不止。怒恼公子抱打不平，为父才得活命回来。我儿快与为父设法报仇才是！”风莲闻言，含泪大骂：“卢贼，你害的俺父女好苦呀！”遂口呼：“爹爹，我乃女流之辈，如何能报此仇？”胡翁闻言默想：“自己缺子无后，女儿也长成丁，未曾与女儿提亲。”不由目中落泪，只觉心酸，一阵血气攻心，二目昏暗，口不能言，即时气绝而亡。

风莲见父痰壅而亡，不由的抱父尸痛哭不止，惊动众渔船人等，一个个齐来问道：“胡大姐因何痛哭，你父那里去了？”风莲见问，止悲说：“我父被人打死，因此痛哭。望乞众位伯父与奴作主，代奴屈死亡父伸冤，感恩不尽！”众渔人齐问：“是何人打死你父，快快说明，待我们替你伸冤报仇！”风莲见问就将爹爹卖鱼被打言了一遍。众人闻言，皆目瞪口呆，曰：“若是别人打死你父，我们好与你伸冤报仇。常言说的好，灭门知县，何况总督之子？白白打死，上那里告去？空费工夫。”言罢各自开船，徉徜荡桨散去。风莲一见，心中着忙，口呼：“张伯父莫走，替奴伸冤去罢。”张翁说：“总督衙势大如天，我们不敢惹他。常言说的好：太岁头上休动土，猛虎身边加小心。各自洒扫门前雪，岂肯跟着受牵连？”言罢，与众多渔人驾舟走了。风莲见众渔舟去远，不由的两泪汪汪，哭了一回，大骂卢贼：“你害得我父女好苦，爹爹阴灵等一等，孩儿随